

## 〈環法自行車大賽一如史詩〉 ——試論羅蘭巴特的神話解析書寫\*

許 綺 玲\*\*

Email: severina@cc.ncu.edu.tw

### 摘 要

巴特在一九五〇年代寫《神話學》，將環法自行車大賽解讀為一則永恆的史詩，並在文末宣稱這是現代神話的最佳實例。然而，就內容而言，巴特與當時普遍的時代觀感有何交集？他對於自行車競賽的發展背景與塑成其「神話」的歷史條件究竟有何看法？因這些問題的提出，值得我們細讀這篇被遺忘了的巴特散文。有趣的是，比起其他神話短篇，巴特在這篇文章裡的立場顯得有些曖昧，令人想到他後來為一部加拿大紀錄片《運動與人》(*Le Sport et les Hommes*)所撰的旁白，在當中他對於運動員的道德精神以及運動表演的體制都有相當「正面」的描述。如何解釋一位神話解析者看似如此不尋常的包容態度？巴特文章那細膩的美學修辭，是否為了刻意玩弄既定的意識形態，卻反而對自己的批判對象若即若離，導致立場不清？還是，對這可能落入的「妥協」態度，巴特早已自有警覺？為了省思這些問題，有必要重新審視巴特的神話書寫。但是，與其一再鑽研他在〈今日神話〉理論篇所提出用以解析社會符號的基本架構，不如探究其真正落實於後設書寫的變形互文擬仿，換言之，本文欲直接從其書寫切入，來檢驗巴特所自言的「形式的責任」。

**關鍵詞：**羅蘭巴特、神話、史詩、散文（隨筆或雜感文）、環法自行車大賽、運動表演

---

\*此篇論文曾以初稿形式於2008年1月5日在文化研究學會假文化大學主辦的「樂生怒活」研討會上發表。

\*\*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副教授

投稿日期：98.4.13；接受刊登日期：98.5.27；最後修訂日期：98.5.28

**“The French Tour as an Epic”**  
**——Roland Barthes and his Mythological Writing**

Chi-lin Hsu\*

Email: severina@cc.ncu.edu.tw

**Abstract**

When Roland Barthes wrote *Mythologies* in the 1950's, he interpreted “the French Tour” as an everlasting epic. In the end of the essay, he even concluded that it must be the best example of modern mythologies that one even knew. Nevertheless, how did he share with the common opinions about the most popular French sport at that time? What did he think about the creation of the French Tour and its historical context that had predetermined the mythological status of this sport?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se questions, it is necessary that we read again this text now almost forgotten by people. What is especially interesting for us is that, to compare with other myths, this text seems to be based upon a curiously ambiguous position. This reminds us of a text Barthes later on wrote for a Canadian documentary film, “the Sport and the Human Kind.” In this film, he gave a quite positive image about the sportsmen's morality as well as the entire sport spectacle. How to explain such an unusually indulgent attitude that could be found in a mythologist? With his highly refined style, would it be possible that Barthes might fail to keep his critical distance, while playing ironically with the general ideology about this particular sport? In face of such risk of becoming compromising, was Barthes, however, conscious of his own precarious point of view? It is precisely for a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renc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Received April 13, 2009; accepted May 27, 2009; last revised May 28, 2009.

reconsideration of these questions that we should study in detail the mythological writing of Barthes. But instead of repeating the semiologic analysis structure proposed by Barthes himself, we think it would be more instructive to enter directly into the text itself, so as to examine the barthesian “responsibility of form.”

**Keywords:** Roland Barthes, mythology, epic, essay, the French Tour, sport spectacle

## 壹、過時的巴特神話？

「……環法自行車大賽（le Tour de France）是一部偉大的史詩」<sup>1</sup>，羅蘭巴特在一九五〇年代為這項大型國際運動賽事所寫的評論散文，一開頭就如是宣稱。文末，他重又肯定這一結論：「我相信環法大賽是我們所能遇到的最佳神話實例」<sup>2</sup>。這項國際大賽從一九〇三年，由擁有《汽車報》（*L'Auto*）的媒體人暨自行車賽冠軍選手德葛弘捷（Henri Desgrange）創立以來，至今已有超過百年的歷史，而這部「偉大史詩」的神話地位，始終屹立不搖。

當然，巴特寫《神話學》的年代，距今已有半個世紀。無可否認的，二次戰後以來，環法自行車大賽本身歷經了不少變革發展。其賽事規模，背後的經濟效益均有大幅增長；參賽者的訓練方式，配備及運動工具—自行車<sup>3</sup>—在技術層面上亦突飛猛進，再加上不可或缺的媒體日新月異，同

---

<sup>1</sup> Roland Barthes, *Mythologie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57), 110.

<sup>2</sup> Barthes, *Mythologies*, 118.

<sup>3</sup> 巴特在他的文章裡並未特別討論自行車這項交通工具或運動「器材」對其使用者的意義，不過，因自行車在其發展歷史中包含諸多可以神話化的因素，筆者自行歸納了一些，但難以插入正文，在此僅作參考如下：十九世紀，經過有心人士的不斷研發，自行車有了現代的樣貌，很快地從一個單純的移動工具轉變成一運動項目，兼具休閒、娛樂與鍛練體能的功能。環繞著這個新興的個人式交通工具，也逐漸形成了整套的文化活動與社會現象。若是和它同時代快速發展的另一交通工具—汽車，以及稍後的摩托車相比，自行車就像是遊走在多項跨界邊緣的象徵物：它源自日常生活，但從一開頭便具有不可抗拒的遊戲性魅力。它看似脆弱、無攻擊性，卻輕巧靈活，有挑釁及快閃逃遁的潛能。它代表絕對個人的自主行動，但又經常以團隊組織的方式出遊。它沒有使用年齡上的限制，男女老少咸宜。它從城市到鄉村，能將城市空間轉化成鄉村。它隨時隨地穿梭自如，以其自由行動，曖昧地處於「行人」與「汽車」之間，試圖證明施加給它的交通規則實屬多餘。二十世紀初，它予人的感覺比代表速度暴力的汽車更直接接觸大地，更符合當時人們對於回歸鄉土，親近土地的渴望。腳踏車人人可學易乘，但是作為體育競賽項目，其訓練過程又屬於最辛苦嚴厲的運動之一。它被視為人力的勝利，拒絕機械外加的助力；它是人類身心手腦並用的表現，是個人意志的展現，同時又是近乎機械地、斯多葛式的耐力堅持；它一邊考驗著騎士的衝勁活力，一邊又要求保有柏格森同時代人所關切

步進行及時性報導，而相對應的，觀眾接收的賽事時空訊息既快速又週詳。種種條件與巴特當年的環法大賽景況相較，已不可同日而語。而另一方面，環法大賽既然是法國與國際間的一項重要運動文化，作為輿論話題或是研究客體，無論在社會學、傳播學、體育史與文化研究等學術界引發的討論，也比巴特當年要複雜許多，且更為專精深入；不僅開發了更多切入議題的角度，也有越來越豐富多樣的事例、文獻可資舉證，同時，在評析方法和討論的內涵方面也更為細膩，並能兼顧到多面矛盾的觀點（比如選手服用禁藥的爭議問題），以及跨領域之間不同關注面的交叉省察。縱使大賽本身體制已產生了種種變化，且受到批判論述不斷地解構，但這一切並未使環法大賽的神話地位真正受到衝擊，儘管所謂的「史詩意象」仍隨著時代有了不同的意涵。從傳媒的發展來看最顯而易見。近年來，因攝影技術的精進，電視影像的普及，讓比賽過程化為高度解析性的視覺影像：可以從多視角、全面性觀點來掌握賽事，又能對過程緊追不捨，分秒不放過，並以快慢自如的速度來呈顯心理時間，操控敘事步調。藉著連續或剪輯影像自有的複數性意涵，更無限強化其作為視覺性的「展演」（Spectacle）。在此情況下，相對減弱的是傳播上語言原有的主導地位及其語意本身過去獨享的凝聚力。過去，主要由字面敘事所建構的細節（或情節）想像，因而多少被影像本位文化所稀釋了。原本借用自文學領域的「史詩」主題和意象，便逐漸轉化成一種概括的、純概念性的「史詩」象徵了。

如此一來，影像化傳播的強勢，加上日形複雜的體育文化環境，現今

---

的適應性與變通能力；由是，它本是非常貼近平民大眾的日常工具，但又因它有助於使用者不斷強化體魄身心，體現「行動中人」的形象，亦可用來培養一九二〇年代人們所想像、期盼的「新人類」、超人、現代英雄。它跨越國界時空，到處可見，但它的普遍性與使用廣幅不一，使它在不同的社會裡形成了不同的價值意涵，其重要性及意義持久性又隨時地而有不同的消長。比如，自行車在西歐文化中的地位，絕不同於戰後共產中國的自行車。簡言之，自行車極易於附會現代運動的兩個雙互對立的神話：回返人類源初之黃金時代的神話，以及進步的神話。

若要運用巴特當年的文章，作為評析今日環法自行車大賽的參考理論，則必然顯得有所不足。不過，是否因此就僅能將巴特的文章視為一種過時的關照，別無其他意義？無疑的，《神話學》的文章必定與其時代有所指涉，可是若要從現今的角度，對當時的環法大賽進行歷史回顧與社會考察，則巴特這篇散文的參考價值必然有所局限。主要原因之一，是巴特對於政治經濟方面的背景交待，基本上只有點到為止。雖然巴特當時接受唯物史觀的影響，並未忽略社會生產的作用與歷史決定論（而這也是巴特明言之整本《神話學》的理論基礎），但僅屬於原則性的提示而已，並未進入任何具體的說明，更別提任何深入的分析，以之作為時代觀察的明確參照。畢竟，這只是一篇隨筆式的散文。

大體而言，我們現今已對環法大賽的發展有了清楚的認識，不難歸結這項運動或運動神話在法國戰後年代所曾扮演的社會角色，以作為巴特文章的小小補充。此一角色，與其說是具有消極的療傷作用，不如說，更積極地創造了一種持久且循環不息的「和平時期」；換言之，法國在經歷了一場大戰之後，迎接昇平年代到來，興高采烈地進行公平公開的競賽展演，讓全民可以熱烈參與，也正足以展現一個民主社會所標榜的自由、平等理想價值——縱使在日常現實中並不總是能達到這樣的理想。其中，與夏日、生命力、速度、自由、團隊默契、個人英雄等主題不可分離的環法自行車大賽最具代表性，特別是它具有對法國而言格外珍貴的幾項特點：首先，環法大賽誕生於法國本土，雖然它自創始以來便是一項國際性比賽，但仍普遍被認定是最足以代表法國的運動（這正是巴特所參與旁白解說的紀錄片《運動與人》（*Le Sport et les Hommes*）<sup>4</sup>當中所突顯的，並以之與代表其他國家的運動項目並列比較）。環法大賽在法國廣受歡迎的程

---

<sup>4</sup> *Le Sport et les hommes*，阿坎（Hubert Aquin, 1929-1977，魁北克作家、製片人、導演，也是魁北克寧靜革命前具有重要地位的思想導師）於 1961 年製作完成的紀錄片，旁白請巴特撰文，其文章並未收錄於 1995 年初版的三冊精裝版巴特全集，也未收錄於 2002 年初版的五冊口袋版巴特全集。有關這部紀錄片的製作，稍後正文會再詳述。

度，從戰前《汽車報》訂戶的年年倍數攀升可見一斑，兩戰期間更達到了高峰。其次，值得注意的是，自行車大賽的普受歡迎，不只得利於當時報業的急速發展，同時，法國的體育文化政策也有推動的作用，從戰前「人民陣線」的左翼聯合政府直到戰時的維奇政權年代，官方普遍對民間休閒活動日益重視，促使體育運動大眾化與平民化。從事體育活動，不再像十九世紀以前僅為少數菁英貴族的專利。再就比賽地點來看，環法大賽的「場地」也別具意涵：相對於框限圍起的、專屬菁英特權的運動場所，環法大賽是在公眾的、綿延不斷的道路上進行的，也等於是直接走進了人民的日常生活空間。到了戰後，法國乃至整個西歐逐漸轉型為大型企業主導的資本主義生產社會，對傳統產業不免構成了威脅。此時，一些來自法國或其他國家選手的「庶民」出身背景，在媒體的廣播之下創造了小市民自立自強，靠一己努力、奮鬥成功的神話<sup>5</sup>，這樣的故事多少產生了象徵性多於實質上的平衡作用，一時之間也達到了安撫作用，進而激勵了這一廣大社會階層之民心。最後，特別具有國族歷史意義的是，法國從戰前被德軍占領並一分為二的局面，直到戰後收復失土回復統一，也能藉由環法大賽跨越國境內外的鄉野與大小城鎮，來展現國土的完整、廣幅與「江山」之無限美好；同時，從一站到一站相連，也喚醒了沉澱於其中的無數國族歷史記憶。這些與歷史、社會發展緊密關聯的因素，都再再說明了環法大賽對當時法國社會的重要意義，也由此深化了其「史詩」的神話性地位。

有關環法大賽在戰後再興的背景與其社會意義就簡單介紹到此。雖然這個背景知識與本論文後半段的論述有所關聯，不過，筆者以探究巴特所撰的〈環法自行車大賽一如史詩〉的文章為主，並不欲將重點放在補充說

---

<sup>5</sup> 「1903年第一屆的冠軍 De Maurice Garin 綽號「掃煙囪小工」，1994年的贏家 Miguel Indurain 是西班牙農家子弟，……Henri Pélissier 是機械工實習生，Fausto Coppi 是肉品店實習生，Louison Bobet 是麵包師實習生，Jacques Anquetil 打算當裝配工人，Eddy Merckx 來自比利時，家裡開雜貨店，而 Bernard Hinault 的父親是布列塔尼的火車司機」。Philippe Gaboriau, *Le Tour de France et le vélo, Histoire sociale d'une épopée contemporaine* (Paris: L'Harmattan, 1995), 26.

明該文同時代體育文化的史實考究與詳實分析之上。這也顯然不是本論文有限篇幅內所足以勝任的，況且早已有其他專著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筆者真正感興趣的是巴特在該文中的散文書寫。確切言之，筆者打算從其破解神話的散文書寫談起，作為本論文的「切入點」。這樣的選擇是有原因的。討論其書寫，首先須回返巴特撰文時的語境。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畫報裡文字報導的自主性地位，仍可與日漸普及的電視影像保持著某種均勢、或至少相輔相成的比重<sup>6</sup>。這一點，亦即語文的重要性，對於巴特所著眼的解析神話創生歷程，有著一定的關聯。前面已提過，巴特在文章一開頭便指明環法大賽的史詩特質，但他其實是以這樣的講法起頭的：「環法自行車大賽有個姓名學（onomastique），單單這點就足以告訴我們，這項大賽是一部偉大的史詩」<sup>7</sup>。對我們而言，單單這句話（對語言、對命名的重視）就足以告訴我們，這篇散文代表了巴特非常經典的（反）神話書寫。

## 貳、史詩就是史詩！

一般介紹巴特的神話學，往往重視的是他參考索緒爾定義之語言符號二元構成所提出的神話建構模式。此一著名的雙層框架模式，被普遍援引為一種解釋神話意義的「方法」。然而，**建構**神話的秘訣被談論得很多，相對的，**破解**的方法則很少被探討。換言之，不常受到討論的是巴特在〈今日神話〉（“Le Mythe, aujourd’hui”），即《神話學》的跋文或理論架構篇裡自行提出的神話破解方法，也很少檢視他在每篇散文中如何去運用自己設

---

<sup>6</sup> 巴特確實也提到環法大賽的影像報導部份，主要指的仍是報紙或畫報上的照片，但他依然強調圖說文字對於確定圖像意涵與神話化過程的必要性，也就是他後來所言的「錨定」（*ancrage*）。比如以下這段：「這四個動作顯然都經過戲劇化處理，悄悄地溜入了各種『危機』的誇大式語彙中；通常是其中之一呈顯為影像，為賽程階段訂下名稱，好似小說的章回（標題：庫博列腳踏板自亂陣腳）。語言的角色在此無限重要，是語言讓原本因不斷溶入過程而難以捉摸的事件，提昇至史詩的價值，且因有了提昇而得以鞏固」。Barthes, *Mythologies*, 116.

<sup>7</sup> Barthes, *Mythologies*, 110.

想的破解法。事實上，不只「神話」依其字源被定義為一「話語」(parole)，其相對的破解法，也是從語文的修辭法當中去進行破壞的；因之，從神話破解方法的提出，到如何實踐於散文書寫，對於這一歷程的考察，也應從修辭本身著手。在此，修辭也包含其本字通用的古意：雄辯術。解構神話者要以修辭剖析修辭，以修辭支解修辭，來達到揭穿神話幻象的目的：這個目的對打算介入社會的知識份子（此即巴特）而言至為重要，是實踐行動的主導——或者說，其實踐行動，就在於書寫。我們知道，評論散文屬於後設語言，其所欲破解的社會神話客體，實際上也是以語言敘事所呈現；可以說，正是其敘事邏輯架構的種種明示與暗示，為社會神話賦予了意義，然後，再為觀眾所接收。

〈環法自行車大賽一如史詩〉的散文書寫可謂巴特《神話學》的一篇經典代表作。然而，就這點而言，神話製造者與破解者雙方，皆有著同等的「貢獻」。何以如此？這是因一方面，環法自行車大賽幾乎是從一創始就被喻為一部史詩，也就是說，其社會象徵性是透過史詩所蘊生，從而被接受的。史詩的說法一點也不是巴特新創的。而另一方面，巴特不只在散文標題裡重複了這一傳統的看法，他也充份利用了環法大賽報導敘事中已存的事件或狀態，鉅細靡遺地整合入他自己的文章裡，作了最透徹的利用與發揮。如前所述，巴特並未解說整個大賽體制背後經濟方面等的運作情況，其一原因或許是他選擇專注的是觀眾所接收的報導文本，也即是經由媒體中介所公開化的形象，以及其中藉以建構的敘事邏輯。在此，他所使用的後設語言，即是以指名其為「史詩」來破解其「史詩」的包裝。如此，雖看似一種「套套邏輯」(tautologie)，然而這正是反向操作，利用套套邏輯進行自我指涉、自我揭露。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原則上」這是巴特提出的方法，然而這種虛擬化的戲仿，並不完全符合他在理論總篇裡所舉例的福樓拜式反諷法(ironie)——也就是僅以轉調的方式重述敵對者的觀點而實際上卻暗示恰恰相反的意見。巴特的實際演練又更為複雜，涉及的毋寧是變相(transformation)的互文性技法，不但重建了環法大賽的史

詩結構，且更進一步利用富含紛雜來源語彙的後設語言，對史詩結構元素的解說進行了「喬裝打扮」(travestissement)。而根據惹內特(Gérard Genette)的解說以及歷史追溯，「喬裝打扮」曾有一段密集風行的時期，正是針對古代史詩的不合時宜性作了風格降格化的喬裝變形，以「擴充」(amplification)變化的技法為主，對原版增添了許多細節<sup>8</sup>。詳述如下。

環法自行車大賽幾乎是從一創始就被喻為一部史詩，並被寫成一部史詩。以下這段一九〇六年七月三十日《汽車報》的報導文字，便是個很好的例子。這裡，本是平凡而例行的狀況，卻以史詩戰事之喻的誇辭來包裝；對原本可以三言兩語就帶過的事，被加入了戰士功蹟的詞彙範疇，進行了擴充：

這個巨人般強大的運動史詩，昨天所展演的最後一幕，喚起了我小學時代的回憶。喚起的是那些了不起的戰役，那雷聲隆隆的砲響貫穿了一頁頁我們的歷史，在其中整團整團的士兵殞滅於烈火中。僅剩下極少數的倖存者，他們的故事為這些駭人無比的衝擊永遠地留下了回憶。

雖然，(環法大賽)轉而在比較和平的地帶開展——謝天謝地！——我們所見證的這場漫長的戰役，並未免除一些犧牲者，而這些犧牲者幸好將會享有兩三個夜晚的好眠，得以保持極佳的備戰狀態……。<sup>9</sup>

百年來，環法自行車大賽的報導敘事文(récit journalistique /chronique)便一直運用有關史詩的比喻，不僅如此，也充滿了或近或遠

---

<sup>8</sup> 「擴充」變化，是喬裝打扮變形風格的互文中常見的一項特色，尤其是在 Scarron 及其隨後之仿效者對魏吉爾古典史詩的變形，方法是增添瑣碎日常生活細節來喬裝史詩，造成風格的降格化(travestissement burlesque)。請參看 Gérard Genette, *Palimpseste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83), 64-73.

<sup>9</sup> 1906年7月30日《汽車報》載 *L'Auto* (30 juillet 1906)，轉引自 Gaboriau, *Le Tour de France et le vélo: Histoire sociale d'une épopée contemporaine*, 25.

的各種文學典故、歷史事蹟。環法大賽每年總會規劃一條不同的路線，連接不同的地理景點，是屬於那種比賽場地每年變動、每日變動、甚至時時刻刻都在變動的體育競賽。可以說，比賽的報導有如寫日記一般，但總是在單純的比賽之上，藉著每一階段賽程所行經的地點，去引喚地域時空中的國民共同記憶，甚至銜接歐洲古往今來的文史遺產；其中不只可見到最基本的荷馬史詩《奧狄賽》和其他古希臘羅馬神話典故，此外，比如左拉的《大地》、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傳奇》等名著，也會出現其中。這樣互文豐富的敘事文學，不免會令人想到法國早期浪漫主義作家夏朵布里昂（René Chateaubriand）在其長篇回憶錄（*Mémoires d'outre-tombe*, 1848-）中，結合旅行、回憶、歷史、閱讀的緊密交織，他的每一段旅程所見所思，都不斷地引喚自己過去的經驗回憶，並呼應古人留下的事蹟和見聞。環法自行車大賽著名的報導記者，從早先的德葛弘捷、朗德勒（Albert Londres, 1884-1932）到近年比較著名的布隆丹（Antoine Blondin, 1922-1991）或魏努克（Michael Winock）等，都不時會影射史詩神話來述說賽事，他們就如同傳頌英雄豐功偉業的「詩人」；而不少的作家，如柯蕾特（Colette）、蒙特爾榮（Henry de Montherlant）、意大利的布扎蒂（Dino Buzzati）等，也撰寫過觀賽紀事。近年，嘎柏李攸（Philippe Gaboriau）對環法自行車大賽所整理的史料研究論文，竟然將過去一則一則的報導文章直接長篇摘錄，其引用篇幅之比重，比起作者自己的分析評論還更多，好似作者（自承為環法大賽的忠實「粉絲」）深為這項大賽所迷，竟致難以割捨那炫爛、戲劇化而無止境的讚嘆。正由於多年來記者、作家熱心參與環法大賽的歌誦者行列，使得環法大賽的報導文章幾乎已自立為一項「文類」。

而巴特正是從這一自成傳統的報導敘事「文類」出發，要重新指明環法大賽的史詩性。因為一年一度的環法大賽既是每年的熱門時事，也累聚著半世紀（依巴特寫作年代而言）的歷史，因此，巴特所針對的客體，不是像其他大部份神話散文，只專就特定的當代時事作批評。這裡的客體不是單一文本或事件，而是綜合的現象。就其文章的寫法來看，他以論證為

主導，先找出原理，再穿插舉例說明，並用最精簡的方式援用報導敘事的引文斷句或標題，且常只是兩三個字，放入括弧內。令人讚嘆的是，他能夠從報導敘事慣有的素材模式中，物盡其用，透徹地結合種種「事件」或「狀態」，比如選手的賽外花絮，瞬間手勢或神情的捕捉、交換等，都能解讀成「史詩英雄」在戰場之外，不可或缺的人性氣質或「本質」表現。即使連最受爭議、且有破壞史詩神話之疑慮的服用禁藥「醜聞」<sup>10</sup>，也能被整合入史詩，成為戲劇情節或人物性格之間作為對比的負面元素，同樣地不可或缺，同樣地在史詩世界的邏輯中找到了結構性的位置。

評論者托多霍夫（Tzvetan Todorov）曾指責巴特只對「意義生產結構的描述」感興趣，而不強調意義的詮釋，或根本是放棄了追尋真理的必要性<sup>11</sup>。——這樣的批評並非空穴來風，雖說也要怪巴特自己，有時為了積極強調新的論點，便採取極端的立場，讓自己的話語不免成為他人攻擊的利器！——然而，這並非巴特在《神話學》裡的作法：即使他最終於文末理論篇歸結出一個雙層架構（即上述之「意義生產結構的描述」），可是在他每一單篇散文的實際演練中，卻從未滿足於只在結構框架內進行分配、指明內容物、「對號入座」而已。巴特不只未完全放棄詮釋或挖掘真理的嘗試，有時，他的「詮釋」本身，又別有所用。為了破解環法大賽的史詩神話，他努力「詮釋」，啟動了各種來源和領域不同的學科用語及風格語彙，真可謂多聲混雜，時空錯置；他利用後設語言，一面解說史詩一面對

---

<sup>10</sup> 「查里高爾，恩賜的神奇受惠者，正是突發搶先的專家；他所接受的神電，是得自於他與神明間歇性的交易；有時眾神眷顧他、庇蔭他，他便表現得無比神勇。也有時眾神離棄了查里，他的爆突力便枯竭了，便不再有好的表現。還有一種是對突發搶先的駭人模仿，是偷用禁藥；給選手服用禁藥與想要模仿神，都是同樣有罪的，同樣不敬的；這是向神偷取擁有火苗的特權。諸神況且也會為此進行報負；可憐的瑪列加柯（Mallejac）曉得，一劑挑釁的禁藥導致了瘋狂的邊緣（正是偷火者的懲罰）」。Barthes, *Mythologies*, 114-115.

<sup>11</sup> Tzvetan Todorov, “Les critiques-écrivains (Sartre, Blanchot, Barthes),” *Critique de la Critique, un roman d’apprentissag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84), 76.

其「喬裝打扮」，但不是由大區塊分明的補丁綴成（patchwork），而是交織繁複地繡進了許多意想不到來源的精細圖型。其中，不只有古神話、古希臘哲學的素材，也有文學史、文學批評的術語和概念，還有運動領域本身的常用語，再加上新近時髦的語言學、符號學，必要時，還會出現一些特定科學的專門描述詞。作為統籌整體的，彷彿得自一九五〇年代熱門的心理哲學家巴胥拉赫（Gaston Bachelard）式的「自然元素」、「本質」（essences）或「實體」（substances）等語彙，一再強調的，是自然的本質對立人的本質（此即「永恆不變的神話世界」）；但這一「基本」觀念，被混入的各種其他用語所逐漸染濁。比如大自然地理形勢，時而被擬人化或神型化，被喻為（英雄）選手挑戰的勁敵對象，時而又直指其物質性，成為一種食物「養份」。如此，巴特的描述便以半科學半神話的方式，交插組合：

像海濱路段（哈佛爾—迭普 Le Havre-Dieppe）是「含碘的」，可帶給行程精力和色彩；另一段（北部）為鋪石路面，形成一種不透明、多稜角的食物：真的是「難以下嚥」；還有另一段（Briançon-Monaco）為板岩地型，史前風光，陷選手於膠著狀態。全部的賽程都提出了掌握與同化（消化）的問題，全部都被詩特有的意念化歸為深層本質；而面對每一段路程，選手努力暗將自己定義為完人，與「自然—本質」正在進行一場搏鬥，而不再僅是與「自然—對象」在搏鬥。<sup>12</sup>

再比如接下來這段有關山勢的描述，混合了原始神話的山神威赫，與格格不入的擬人化描寫。引述自報章的疾病用詞，竟帶有些許怪誕（grotesque）的詼諧效果。換言之，起先已神格化的山嶺，被降格化為具有肉體缺憾之患疾者，顯露醜態，既而又立刻被聲稱為「『乾燥』的精神體現」，這一來一往的拉拒式說明，無異是對史詩神話的擴充式、干擾式

---

<sup>12</sup> Barthes, *Mythologies*, 113.

的喬裝：

……風杜則是座完整的山，是惡之神，必須為之犧牲。它是真正的莫羅戎（Moloch）殘酷之神，虐待自行車騎士的暴君，從不原諒弱者，要脅它的受害者要以忍受一陣不公平的痛苦折磨來當作貢品。就體型外貌而言，風杜也很可怖：它已禿頂（根據《團隊》*L'Equipe* 報載，是患了乾皮脂溢症），成了「乾燥」的精神體現；它那極端絕對的氣候型（風杜山與其說是一個地理空間，毋寧更是一種氣候本質）使它成為受到天譴的一塊地，也是考驗英雄的場所，有點像是優越而高超的地獄……。<sup>13</sup>

一方面，巴特好像一直在努力搜證，以證明環法大賽如何滿足史詩的條件，另一方面，卻藉由這種詞彙的混雜，以一種內爆的方式從中悄悄破壞，使得「事件」消溶於各種堆砌的知識言說當中。巴特一再強調的正是：環法自行車大賽是一部史詩，而史詩底層的真相就只是史詩（的書寫）。如此，他試圖將「創造史詩」之實展演出來；創造史詩的場面調度（*mise en scène*）過程就在舞台前被揭露無遺。

同樣是以繁複風格來自我消解，巴特發揮了一種文學文本分析的細膩功力。有時為了更具層次的說明，動用了不同文類的特色作參照，不惜讓「高貴」的史詩借後代產生的、較「低俗」的文類來作說明。藉此，便指出了這部「神話」所依循建立的正是一些文學敘事模式，「文本建構」之鑿痕也就突顯而出：

環法大賽是一場明確本質的不明確衝突；自然、習俗、文學和規範，一一將這些本質置於彼此的關聯中：就像原子，互相擦掠，彼此糾纏、排斥，而即是從這運作或遊戲裡誕生了史詩。稍後我會列出一份選手性格的詞彙小典，至少是關於那些具有肯定語意價值的選手；各位讀者可以信任這個分類，因為它很穩定可靠，

---

<sup>13</sup> Barthes, *Mythologies*, 113.

涉及的是本質。這裡可說就像是古典喜劇，尤其特指意大利即興喜劇（*commedia dell'arte*），但根據的是完全不同的結構形式（喜劇的長短仍屬衝突劇型，而環法大賽的時間卻是浪漫小說式的），表演場面從人際關係的衝擊中產生：本質依各種可能的修辭格而相互衝撞。<sup>14</sup>

有時，在反復論證和解釋的過程中，竟把實存的「人」給虛化，降縮為概念，然後此「人」的「功能」，又以作為此一概念的具形化，再度現身，如此，虛虛實實之間，在極為明晰的論證中，順著步步推論進展，卻幾乎引起讀者一陣陣的暈眩：

技術指導者在此扮演了必要的角色：他必需確保在目的與過程之間，良心與實用主義之間的聯繫；他是個辯證性元素，在單一分裂狀況中，結合了惡之現實性與其必要性；馬歇爾畢鐸（*Marcel Bidot*）是高乃爾情境（*situations corneiliennes*）的專家，為了團隊必需犧牲一名選手，以成全另一位選手；有時，甚至更悲劇性的，有人為了自己的弟兄而犧牲（如瓊安為了路易宗玻貝而犧牲）。事實上，畢鐸的存在，只是一種智識須求的現實化形象，而以此名義，這個形象在這個以熱情為本的世界裡，須要一個獨立的化身。分工很明確：十位選手各有其本份，一定有一位純動腦的，其角色況且一點也不占優勢，因為智慧在此只是功能性的，它所負載的使命只是向觀眾表明競賽的策略性質：馬歇爾畢鐸因而只限於當個謹慎從事分析的人，他的角色功能就是思慮。<sup>15</sup>

這樣的分析，一再強調環法自行車大賽的各個環節如何有助於確立史詩的神話構成，再度肯定這項大賽「是一部偉大的史詩」，而史詩背後別無其他，就只有史詩的存在。這其中若有何真相需要認清的話，並非在於

---

<sup>14</sup> Barthes, *Mythologies*, 118.

<sup>15</sup> Barthes, *Mythologies*, 117.

從各別事物解讀出來的意涵，因為大賽整體就是一個意涵創生的活動，除此之外，別無其他真相。神話的雙層框架結構，再度套上了破解神話的第三層框，在此可說已變得更透明且緊緊地相互套住。歸根究底，現代運動作為一種展演文化，的確從一開頭就是被設想建構起來的人造物。由此，更足以了解，環法自行車大賽的催生者也是辦報人德葛弘捷，為了創造出媒體報導源源不斷的材料以持續吸引讀者，便努力促成了多日賽程階段，以連日接續且跨越不同地理景點的新聞事件，帶來高潮迭起，如連續劇一般的演出；大自然地形所將造成的各種困難及路途上種種的「不測」，早已預先被納入了劇本中。巴特直指大賽的史詩特質，便是指其為建構出來的文化現象。

### 參、永恆的運動神話？

巴特指出環法大賽之為史詩，因為它被建構為史詩，因為一切人事物被納入了史詩的邏輯與象徵系統中運行。了解這點之後，讀者可能會問：那又如何？史詩以外的世界又何在？事實上，巴特這篇散文，暗含著兩個層面的隱憂：一是內在於巴特的書寫，另一是關於神話背後的現實。

不可否認的，巴特在這篇散文中充份展現了他細膩而周延的分析、驚人的聯想力和想像力，對於各種來源的知識及其用詞發揮了動員和整合力；特別是在處理人際角色矛盾衝突的部份，更極盡辯證之能事。正如阿多諾（T. W. Adorno）所言，散文的形式並非如論說文，可在論證過程之中，自由而灑脫地來回於多元的觀念之間，但是至終卻仍可望連綴成一貫卻又不封閉的思想。巴特的散文亦然。不過，如此豐富、兼具宏博與細緻優點的思辨，卻不免顯現高度菁英化的傾向。這已是有關《神話學》的一個老問題：神話到底為誰而解析？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就是巴特自己。其後，也有學者借著巴特後來在《明室》（*La Chambre Claire*）裡對布萊希特提出的方法學疑慮來回批他。比如像庫斯特（Claude Coste）針對《神話學》時期的巴特書寫，便曾質疑：語言自身修辭的優質、極為慎重的符

碼編排，是否反而對批判的有效性形成了一種障礙？<sup>16</sup>我們知道，巴特寫《神話學》的時代，也是他極為推崇與力薦布萊希特史詩劇場的時代。二十多年以後，《明室》中的巴特重新反省布萊希特的文字效力，是否也同時在反省當年寫〈環法大賽〉時代自己的文字效力？對此，今日已不易得知。不過，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問題的前提還在於檢視「批判的有效性」是否為巴特撰寫一系列神話散文的「目標」。畢竟，巴特寫《神話學》，其動機帶著一定的論戰（*polémique*）性質，是為了批判而來：攻擊的對象（法國小布爾喬亞階級），針對的意識形態（布爾喬亞階級以社會為「自然而然」的意識形態），所依的政治思想觀點（馬克思唯物史觀），和論證方法（方興未艾的社會符號學？）等等，照理說，應是預先明白確立的。一般而言，若有意挑起論戰，必先明確選邊站；確立了決斷的立場，弄清了敵人所在，才能使發言更為有力，更有針對性。可是，這篇篇幅格外長的散文卻不盡然。一方面，如上所述，修辭的精湛繁複恐怕會使文本囿限於非自覺強調的自主性與自足性之中，以致於無法成為中介，進而觸及真正的批判對象；另一方面，就內容所表達的意見來看，巴特這篇有關環法大賽的散文，其論戰性的動機是否本來就不夠明確？這點或許是更大的問題。

選邊站，確立立場，弄清敵人？巴特是否堅持到底？在〈環法大賽〉一文的結尾，巴特延續著史詩氣度的「宇宙」宏觀，如是寫道：

環法大賽的墮落面在於其根基，是經濟動機、比賽的最終利益、意識形態托詞的生成者。這幾點卻並無妨礙環法大賽仍是一項令人瘋狂的國家大事，因史詩表現了歷史這一脆弱的時刻，當人們，縱使笨拙地，被愚弄，卻透過不太純粹的寓言，仍以他自己的方式預見了人自身、群體和宇宙之間的完美一致<sup>17</sup>。

<sup>16</sup> Claude Coste, *Roland Barthes Moraliste* (Villeneuve-d'Ascq: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Septentrion, 1998), 115.

<sup>17</sup> Barthes, *Mythologies*, 119.

就在這段結語文字裡，批判的意願豈不略顯鬆動，彷彿巴特不想追根究底。如前所述，巴特的確並未忽略大賽的背景（「其根基……」），但僅止於點到為止。這裡所提到的「人們」也不確定專指《神話學》一向攻擊的戰後法國小布爾喬亞階級；至於許多自行車英雄亦為這個階級出身的事實，也不曾在巴特的文章裡提到。相反的，巴特所津津樂道的是有關選手的形象分析，以人為中心，不問其來歷，只以「史詩英雄」觀其地位，或者論其戰略性角色，或者以其道德面向為定義法則；選手成為英雄，其姓名成為永恆本質的最後凝結點：簡言之，姓名學之所以重要，因英雄留芳萬世，人消失於其「姓名」後：

因環法大賽就其定義而言是性格角色本質的世界。我已指出這些本質是如何提出來的，亦即幸虧有一項靈驗的唯名論，使選手的姓名成為永恆價值的安定存庫（柯列托等於「優雅」，傑米尼安尼是「規律」；勞黑狄即「背叛」，等等）。<sup>18</sup>

——巴特似乎極度反諷地強調史詩（和小布爾喬亞）世界中自以為的萬世不變，全然與唯物史觀背道而行。可是，……他那「極度的反諷」是否反而（反諷地）自我消滅了諷刺的意味？

事實上，我們在他兩、三年後與加拿大魁北克作家及導演阿坎（Hubert Aquin）合作的紀錄片《運動與人》的旁白文字裡，一再讀到的也是他對於選手作為「人」的道德價值稱頌。但文字風格變得簡潔而近乎莊重，已無任何反諷的意味，更無論戰的口氣。阿坎正是因讀了巴特的《神話學》，特地請他參與這個紀錄片的製作計劃，也引起了巴特的興趣。<sup>19</sup>為此計劃，巴特與阿坎書信往返，認真思考和討論，並曾親自前往蒙特婁和導演見

---

<sup>18</sup> Barthes, *Mythologies*, 119.

<sup>19</sup> 阿坎在他寫給巴特的信中，提到他特地重讀了〈環法自行車大賽一如史詩〉，打算盡可能依照其中的「描寫類型」（description-type）來構思他的影片。Roland Barthes, *Le Sport et les hommes* (Montréal: Le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2004), 79.

面，觀看了他比較不熟悉的冰上曲棍球比賽。<sup>20</sup>阿坎並沒有特別要求巴特必須從何立場或角度撰文，完全信賴巴特的決定，而他自己則專注在利用現有的新聞片段，作剪輯工作。<sup>21</sup>巴特以選手在運動場上的表現來談人的道德，人的「永恆價值」，以及運動之於人類文明的意義。光就這點而言，他在此片中的論述已不再是以《神話學》裡明言的唯物史觀作為理論基礎了。阿坎的影片是為了將正在蓬勃發展中的現代運動表演(sport spectacle)以「神話」來看待之。只不過，「神話」在本片中已相對減緩了贊否暗示性，或說「神話」不再全然被視為一個有待揭發的負面假相。具體來講，片中對各國代表性運動的解說，有解構深度上的差異。巴特針對該片自行車賽的旁白中，依慣例延用史詩神話的比喻，但收斂起社會運動者的語調，其文字和一般的報導敘事似乎較為相近：

……這場持續一個月的戰爭由一連串的战場所形成。每日有其戰役，每晚有其勝利者：水、花、吻……這一切，然後當天的冠軍穿上黃衫，代表勝利的儀式性象徵。戰爭也有和平的時刻，環法大賽有它快樂的時光：正如遠古的爭戰，夜晚，放下武器後，一切回歸平靜：休息時間，是戰士休養的時刻。廣場上，大家跳舞……人群漫步，人們興致盎然地看著緊隨環法大賽的巨大廣告列車。／環法大賽傳播至全法國的就是這每日的史詩敘事，因為環法賽有其作家……，也有它激起靈感的詩人。別的地方，鬥士們正舉行兄弟聚餐，隊長發表評論，戰敗者沉默不語。一日結束前，再為明日而備戰。／因為明天，太陽一升起，一切就將重新開始。事實上，環法大賽不只是一個美麗的故事，也是一場嚴肅的抗爭。對誰抗爭？當然，是對人、對團隊。但如同所有的運動，這場爭

<sup>20</sup> 冰上曲棍球被認為是代表加拿大的國家運動。

<sup>21</sup> 這部紀錄片經兩人多次商討後，終於決定定名為《運動與人》，完成後，於 1961 年 6 月 1 日首度在加拿大電視台(Radio-Canada)播映。隔年，該片獲得一義大利影展的導演獎項(le prix de la réalisation au Festival de Cortina D'Ampezzo)。Barthes, *Le Sport et les hommes*, 6.

戰是一項競賽，而非衝突對立。這意味的是人要征服的不是他人，而是各種事物的抵抗……。<sup>22</sup>

巴特或許選擇比較簡單的旁白以利於伴隨影像。文字的概述性訊息與畫面的訊息必然有所重疊，且必然「錨定」了特定的訊息，但仍無阻於影像所包含的一切細節自行表意，而這也暗示了他和紀錄片工作者在技術合作方面的和諧關係。〈環法大賽〉神話散文雖不如此處所表現的平緩與「客氣」，不過，如前所述，有人仍在《神話學》當中察覺到巴特在後設語言的運用上已出現了「危機」感，尤其是指其語言在批評效力上的不確定性。<sup>23</sup>換言之，這也是在問：後設語言作用於其現實客體的「介入」成效〔指沙特所言的社會干涉、關懷介入（engagement）〕。如此，若再回到前述的問題：巴特既然已指明環法大賽的史詩性質，那又如何？巴特以細膩的文字剖析了神話，掌握了意義結構，但真的無力作用於現實客體嗎？

或許，我們（讀者）也不需要對此感到如此無力與悲觀。破解神話的後設語言就算是無力介入，以改變現狀，但是讀者——如果不會過於沉醉在巴特文字本身的修辭魅力，而忘了現實指涉的世界——在了解環法大賽的史詩性質與神話性之後，至少可以在意識層面上自我改變接受的態度，對大賽的史詩神話建構有所「警覺」。但話雖如此，這並無阻於原來的觀賽心態繼續存在，不會同時取消其他可能的接受態度（如觀看比賽感到興奮，選邊加油，欣賞選手的技能天賦，崇拜英雄……）。留存多重的態度，亦即任隨一種人本的複數態度並現：一邊已知曉和注意到環法大賽的「墮落根基」，一邊仍肯定運動表演在此所具有的某種「古老」用途。什麼用途？如同巴特在文末所言的，此一神話或史詩「表現了歷史這一脆弱的時刻……」：環法大賽的史詩不只是作為這一「歷史時刻」的表徵，也在此時刻，作為一種想像的寄託。這篇散文寫作的特定時間點脫離不了其相關的歷史情境。以下將試圖對本章節提出的問題進一步探討。

<sup>22</sup> Barthes, *Le Sport et les hommes*, 41, 43, 45.

<sup>23</sup> Coste, *Roland Barthes Moraliste*, 113.

## 肆、掩不住的現實隱憂

由此，我們已進入前述第二個「隱憂」的討論，即「關於神話背後的現實」。所謂的「現實」，在此可採取兩種觀點來談，一是普遍的現實概念，一是特定歷史時段的現實。就前者而言，在運動神話的世界裡，現實為何物？運動的神話是否壓制了現實，或說如何利用了現實？然而，在運動的世界裡，與其問能否或如何復原現實、還原現實、尊重現實，不如說運動表演的現實並非「文化」與「自然」的對立，因為此處的現實本身即是「文化」產物，且越來越明確地成為一種資本主義的、科技的、消費社會的，以及以城市居民為主要訴求對象的文化。如前面我們對巴特論述的修辭分析所得，環法自行車大賽整體就是一個象徵意涵的運作活動，除了史詩建構於其中的真相之外，沒有其他可以回返的「零度」存在。

當這個現實的問題移置到「人」身上時，問題就變得更複雜了。且看這部史詩最重要且不可或缺的角色，即自行車騎士。將一位環法大賽史詩的「英雄」回復到一位選手身份，再回復到他個人的日常生活身份與他原本出身的社會階層，也許有助於我們了解這則神話所奠基的社會現況，但是對於整體史詩架構的掌握並無甚助益。至於對選手個人而言，事實上每一位成功勝利者唯有在這一史詩的架構中去「認同自己的價值」。據以解釋的一般「道理」（或「常識」）很簡單，對選手來講，因他在社會職場身份之外，曾奮力投注於運動競技場上的角色，達成了、或至少努力追求過勝利的目標，完成了或實現了他自己的神話——這正是西方人本主義下人建構主體的一大存活意義。要選手回返其（同樣是想像中的）「自然」並未有太大的意義，除非能推翻現存的西方社會個人主義價值觀，指出其「名聲」僅是空泛的文化符號，甚且揭露出異化的陷阱、虛幻的主體建構、一場（如巴特常言的）古老的「矇騙」等潛在面。可是巴特並未在這篇散文中去直接點出這個問題來，只是如上所述，證明自行車選手經由姓名學的代號而轉化為神話載體，亦即每個個人已全然為其道德象徵之名所取代。

從《神話學》開始，巴特致力於研究符號學的解析理論與其社會上之實踐。然而研究符號到了一定的透徹地步，他卻曾回頭想望：符號如何能達到抽象而恣意的純淨地位，並且讓「自然」保持自然自在的原貌。同樣的，如何讓「人」也脫除自身的文化符號而回返自然原樣？——弔詭的正是，當社會符號學的理論越來越完備時，對於（理想中）純粹符號的思鄉感彷彿也越來越濃重。我們不禁要問：這種符號烏托邦的二分法，推向極端，是否不自覺地局部帶著一九五〇年代存在主義式的思維：在符號中，就像在人之中，尋求、主張或強調一種無預設目的性的存在？然而這樣的追尋想望，豈不正因理解到其不復可能？況且現實指出的是，（西方）人類文明的運作方式長久以來一直依循的是不同的律則：自然的認知逐步為人之文化所全盤觀照掌控。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不也早已指出：任何一棵櫻桃樹都不是一個單純的自然產物？<sup>24</sup>在「自然零度」理想的鄉愁追尋與歷史現實進程的體認之間，必然是現代神話學者所須面對的兩難所在。就「現實」在特定歷史時段的情況而言，戰後的年代還有許多神話的創生具有對戰爭苦痛記憶的療傷作用，但並不一定見容於巴特的觀感，像他對有名的「人類一家」攝影大展，就參照了布萊希特有關批判距離的論點，作了相當嚴厲的批評。相反的，體育活動在他寫來，卻總是有一種難掩之越說越神奇的曖昧感。<sup>25</sup>如果巴特說他相信「環法大賽是我們所能遇到的最佳神話實例，很完整，故也很曖昧」，這或許一方面是因，青年時代曾經鑽研古典文學的巴特對古代史詩的高超境界猶有嚮往，而不可諱言的，他在體育運動中仍見其殘存精神之依託所在；因此，在另一方面，這時他雖然作

<sup>24</sup> 馬克思的櫻桃樹之喻出現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巴特在〈今日神話〉中曾引述其觀念，請參看 Barthes, *Mythologies*, 231 內文及相關的腳註 22 內容：“V. Marx et l'exemple du Cerisier,” *Idéologie allemande*, I, 161.

<sup>25</sup> 這裡也涉及雙重意義的「曖昧」了：一是神話自身的曖昧性，二是巴特本身的曖昧態度，而這第二點特別是巴特在《神話學》中另一篇有關運動的文章〈摔角世界〉（“Le monde où l'on catche”）所普遍給人的印象。該文深受美國學者青睞，長久以來曾引起眾多評論，與〈環法大賽〉（常被譯本刪除）的待遇極為不同，或許因國別文化差異使然。

為一名神話解構者，但也同所有法國人一般見識到環法大賽這項足以「令人瘋狂的國家大事」。就此一回，他驚歎於那環法大賽作為神話所展現的高度曖昧符號性，賞析了那曖昧性，也多少放過了它的曖昧，對於符號的「墮落」之罪終於未在文中追究到底。層疊著種種思慮的結果，就在他作為結語的那段極其辯證的文字中透露出來：「史詩表現了歷史這一脆弱的時刻，當人們，縱使笨拙地，被愚弄，卻透過不太純粹的寓言，仍以他自己的方式預見了人自身、群體和宇宙之間的完美一致」<sup>26</sup>。

然而，體育文化保有存在空間的當代意義畢竟是遠大於個人自身的問題。進一步從戰爭前後的新局面說明如下。歷史學家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在二次大戰前曾經感歎，作為文明本質的「遊戲」，已開始變質或甚至淪喪了。赫伊津哈以歷史悠久、普及於人類古今文明且較具有個人自由表現的「遊戲」來對立現代興起的「運動比賽」，對後者潛藏黷武傾向、鼓動群眾並賦予過度嚴肅的使命深表疑慮與不安；這種觀感與他所處的戰爭前夕氛圍有著必然的關聯。然而，（至少在歐美的民主國家）運動文化是否已取代了遊戲在人類文明中可曾有的角色呢？也許這也並非單純的相互「取代」：因過去的「遊戲」概念，在經過十八世紀迄今對於人之生命全面體制化的政治控管發展後，顯然不足以解釋今日世界的文化現象了。然而，運動世界作為這一發展之一環，且不論其本身高度複雜的體制與快速的發展，仍繼續在製造或提供這樣的概念，也就是說，如遊戲一般，運動世界在社會中仍保留了一個特別而自主的想像境地；作為人人皆知不完美的取代物，其自主性與自足性縱然是虛假的，但其「副／負作用」或許多半時候仍在人們可以包容的範圍內。縱然一九六〇年以後的左派社會學家，為了更徹底全面地檢討西方社會，曾對運動文化進行過最嚴厲的踐伐，但這一切，仍無阻於運動世界所形成的這個想像境地，繼續被人（「笨拙」且「被愚弄」的人）寄予了重大的期望。以下，維加雷洛的見解仍多少迴響著巴特當年的看法：「我們每個人都默默地賦予體育一種

<sup>26</sup> Barthes, *Mythologies*, 119.

意義，促使其增強了想像力和附著力。當思想和政治標準模糊不清時，體育（超）社會性的魅力便空前增強。它的榜樣力量展現著一個獨特世界的存在，具有極強的教育說服力，證實了道德和純潔的絕對存在」<sup>27</sup>。只是，這個想像，彷彿為了彌補社會的缺憾，而自我建構為一個處在社會對立面的必要性典範，卻經常也是危危欲墜，很容易被不時出現的現實窘境與隨之而來的幻滅感所威脅。維加雷洛正是舉出那經常困擾著環法大賽的禁藥使用現象，來解釋這當中的一大「盲點問題」。他所指出的現象，很弔詭地可說是「眾人都看在眼裡」：若體育記者等相關行業對這類事情的報導經常顯得猶豫、欲言又止，或許只是為了基本的飯碗問題，但還有其他幕後的「高層」，因背後龐大的利益而施加壓力，對於激起爭論的敏感問題總是小心翼翼地提防，避免太過挖掘，以免瓦解了環法大賽的趣味性與神聖性（即神話性）。現今，當容易墮落的「根基」其影響力日益擴大時，爭議性也越來越多，媒體必然要以更詭詐的方式，另闢賽外的戰場和劇場，去想方設法收納一切對立因素於其神話中。這時，要再回返到純粹史詩的宇宙宏觀高處去看待，恐怕比巴特的時代更難了。

然而，在一九五〇年代，在廣泛的社會及反社會意義的層面上——也仍在那懷抱希望可提昇至「史詩的宇宙宏觀」層次上——，巴特曾為環法大賽保留了一點存在的價值（但他可不像記者們有飯碗問題的憂慮）。在那個年代，以運動賽事的熱烈進行來說服人們說那是個昇平的年代，為這樣的幻想保留一個存在的空間，一方面或許只是個卑微的憐憫之舉，另一方面卻也更突顯了那歷史時刻的「脆弱」。巴特撰寫〈環法自行車大賽一如史詩〉，雖然在語言方面充份展現了菁英的文化權力，但這一回，他並未在認知和情感上從頭到尾站在一個評論者的孤高位置，此因如上所述，這是「遠大於個人自身的問題」，巴特也是身處時代之一份子。

---

<sup>27</sup> 喬治·維加雷洛 (Georges Vigarello)，喬咪加 (Qiao Mijia) 譯，《從古老的遊戲到體育表演》*Cong gulao de youxi dao tiyu biaoyan* (北京[Beijing]：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Zhongguo renmin daixue chubanshe]，2007年)，頁 167。

不過，最後這難以封結的辯證環圈依然將我們再度引回到作家巴特個人：極有可能，巴特對某些神話的興緻困擾了他；也許此事的謎底尚未完全解開，也或許須要借助精神分析等其他學說來加以揣測和解釋，而那已是另一個超出本論文關注點的議題了。但至少可確定的是，巴特從這篇散文的書寫經驗中，體會到了他在〈今日神話〉中稍稍洩露的角色分裂猶豫。<sup>28</sup>只不過，他並未因此而天真地接受了妥協的必然，或帶著犬儒而世故的態度，以一種後現代式的自嘲玩味於其中。相反的，針對他所自言的「形式的責任」，他更加認清了文本的多元性，那意義複數性自有的顛覆潛力。由此，開頭我們以他的散文書寫作為「切入點」，在此也以觀其書寫預示之未來走向作為小結：從此，他的後設語言，將帶有更多的自省性與自我解構的批判傾向；要不，就殷切期盼著投入他所謂的文本的愉悅。

---

<sup>28</sup> 巴特原本有意要在跋文中寫一篇帶有自傳性色彩的文章，名為《巴特的神話》，但後來放棄這個念頭，改寫了現今為人熟知的長篇評論〈今日神話〉。有學者認為正是因如此，反而緩和了某些批判原本的嚴厲性。Corinne François-Denève, *Roland Barthes, Mythologies* (Rosny: édition Bréal, 2002), 30.

## 徵引文獻

### (一) 近人編輯、論著

喬治·維加雷洛 (Georges Vigarello), 喬咪加 Qiao Mijia 譯, 《從古老的遊戲到體育表演》*Cong gulao de youxi dao tiyu biao yan*, 北京 [Beijing]: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Zhongguo renmin daixue chubanshe], 2007 年。

Adorno, Theodor W. "L'essai comme forme." In *Notes sur la littérature*, 5-29. Paris: Flammarion, 1984.

Barthes, Roland. *Mythologie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57.

———. *La Chambre Claire*. Paris: Cahier du cinéma, Gallimard, Seuil, 1980.

———. *Le Sport et les hommes*. Montréal: Le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2004.

Caillois, Roger. *Les jeux et les hommes, le masque et le vertige*. Paris: Gallimard, 1967.

Coste, Claude. *Roland Barthes Moraliste*. Villeneuve-d'Ascq: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Septentrion, 1998.

Dury, Jean. "Cyclisme d'aujourd'hui." In *Jeux et sports, Encyclopédie de la Pléiade*, 1501-1531. 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1967.

Elias, Norbert and Eric Dunning. *Quest for Excitement, Sport and leisure in the Civilizing Proces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86.

François-Denève, Corinne. *Roland Barthes, Mythologies*. Rosny: édition Bréal, 2002.

Gaboriau, Philippe. *Le Tour de France et le vélo, Histoire sociale d'une épopée contemporaine*. Paris: L'Harmattan, 1995.

Genette, Gérard. "L'envers des signes." In *Figures I*, 185-204.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96.

- Huizinga, Johan. (traduit du néerlandais par Cécile Seresia) *Homo ludens, essai sur la fonction sociale du jeu*. Paris: Gallimard, 1951.
- Kalifa, Dominique. *La culture de masse en France*. Paris: Editions la Découverte, 2001.
- Midol, Nancy. *Démiurge dans les sports et la danse*. Paris: L'Harmattan, 1995.
- Milner, Jean-Claude. *Le Pas philosophique de Roland Barthes*. Lagrasse: Editions Verdier, 2003.
- Morgan, William J. *Leftist Theories of Sport: A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4.
- Naudin, Pierre. "Historique du sport cycliste." In *Jeux et sports, Encyclopédie de la Pléiade, 1477-1500*. 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1967.
- Pociello, Christian, éd. *Sports et Société—Approche socio-culturelle des pratiques*. Paris: Editions Vigot, 1987.
- Rauch, André. "L'oreille et l'oeil sur le sport; De la radio à la télévision (1920-1995)." *Le Spectacle du sport, Communications*, no. 67 (1998): 193-210.
- Todorov, Tzvetan. "Les critiques-écrivains (Sartre, Blanchot, Barthes)." In *Critique de la Critique, un roman d'apprentissage*, 55-81.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84.
- Vigarello, Georges. *Du jeu ancien au show sportif: la naissance d'un myth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2002.

## (二) 其它

- 1903-2003, *Centenaire du Tour de France*. 2 DVDs. Paris: Editions Vidéo France Télévision Distribution, 2003.
- Langlet, Irène. "Inactualité des Mythologies?." <http://www.fabula.org/forum/barthes/20.php>, 2003年3月4日擷取資料。

中央大學人文學報 第四十一期